

## 龙津路上的银杏树

■ 蔡仁伟

每天上班，都会路过龙津路两趟，那儿银杏树便成了我的老相识。春时看它抽枝长叶，夏时观其绿意盎然，倒也习以为常。

而今中秋已过，别的树木渐渐黄叶初现，或红或褐，而这几排银杏，犹自撑着一树绿叶，不肯随俗。叶间已累累垂着白果，远望如同缀了无数小铃铛，近看却又显出几分累累硕果的喜悦。

我向来知道银杏是古老的物种，是植物界的“活化石”，但亲眼见它在秋日里固执地绿着，竟不免有些诧异。路上车水马龙，少有驻足观看的，偶有一二抬头，也不过是瞧瞧那银杏果熟了没有。

银杏果初时青绿，藏在叶间不甚显眼，待到秋深，便由青转黄，最后成了灰白。这时节，白果已熟，时有白果悄然落下，在地上滚作一团。不时有小朋友弓腰拾取，动作甚是利落，不一会儿便装满一袋。也有不慎被落果砸了头的，哎哟一声，抬头嘟囔两句，又自去捡拾了。

一天，我看到一位老人家，捡得仔细，便问：“这白果好吃么？”

她抬头睨我一眼，道：“年轻人不懂，白果炖鸡，最是补人。”又补充道：“好多人只知道看，不知道吃，可惜了这些东西。”

银杏叶子的变黄是极迟缓的。先是边缘微微泛黄，如同镶了金边，继而整个叶片渐渐褪去青绿，换上明黄衣裳。但龙津路上的这些，不知是什么缘故，偏生不肯就范，绿得泼辣。

小城秋日少雨。偶尔雨后的银杏树尤显精神，叶片洗得发亮，白果上挂着水珠，显得格外饱满。树下的光斑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湿漉漉的地面，倒映出树影婆娑。此时的行人匆匆避雨，少有观赏之闲情。我却喜在此时驻足，看雨水顺叶尖滴落，看灰白果实垂首沉思，看这固执的绿色在灰蒙蒙天空中格外醒目。

银杏果熟透时，自有其气味，算不上好闻，略带腐败之象。但这气味却引来不少飞鸟啄食，它们机警地停在枝头，倏忽间啄得一颗果子，便振翅飞去。这便是自然之理，人取果，鸟亦取果，各自得其所。

春夏秋冬，绿叶黄落，原是自然之理。但偏有银杏这样的异数，不肯早早随大流变黄凋零，要在秋日渐深时还执拗地绿着，结出累累果实，不管旁人如何看待。

总有那么一些人，事，物，不按常理出牌，不管季节更替，不论世人眼光，只是固执地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、结果、落叶。龙津路的银杏树，秋日还绿，果实累累，不正是这样一种存在么？

## 串门的乐趣

■ 章爱玲

如今，越来越多人习惯了独来独往，尤其是城市里的住户，邻里间相互串门的场景愈发少见。同一个小区里，楼上楼下互不相识的情况比比皆是，远不如从前的村庄，家家户户都熟络无间。说起串门的乐趣，总让人想起八九十年代的农村，那种你来我往的热闹与温情，才是最纯粹的人际暖意。

串门，本是当年最寻常的社交方式，核心不过是多走动、多交流，让邻里情谊在闲谈中慢慢升温。它不像走亲戚那般需要提前筹备，而是说走就走的随性——有事没事，想起谁家就去谁家，无需预约，更不必特意准备礼品。农村人大多朴实热忱，家里有事总爱去邻居家商量，缺个农具也能随手借来，用完及时归还。当然，这也得是脾性相投的好邻居，若是平日里就相看两厌，自然不会上门叨扰。

农忙时节，大家都埋头于农活，累了便早早歇息，串门的人也少了许多。可一到冬日农闲，漫长的夜晚里，家家户户就热闹起来了。晚饭后，生起一盆火炉取暖，邻居们便陆续围坐过来，天南地北地聊起家长里短。我们的村子不大，谁家来客串门，全村人几乎都知道；登门的邻居多，也说明这家人缘好。

男人们极少单独去某家串门，除非有要事相商。他们更爱聚集在村子的中心地带“门楼头”，晚饭后披着外套便往那儿去。一群人七嘴八舌地聊农事：几亩地该施多少肥，喷多少农药，腌酸菜时多少斤菜配多少盐才合适，今年的麦苗长势如何……遇到拿不定主意的事，便说出来大伙儿一起讨论，听听旁人的见解。若是谁家要盖房子这样的大事，更是你一言我一语地出谋划策，从木料的选择、沙石的来源，到水泥的品种，一番热议下来，思路便清晰了许多。

女人们聚在一起，话题则更显家常。茶余饭后，家里的公婆子女、兄弟姐妹，外头的远亲近邻，凡是能想到的，都能聊上半天。聊得尽兴了，心情也跟着舒畅，这便是一次圆满的串门。我记得母亲不爱扎堆闲聊，晚饭后总在自家的“锅灶前”生起炭火炉，搬来竹编小凳坐下，拿起毛线球给我们兄妹们织毛衣。那些和她聊得来的邻居，若是没见她出门，便会主动来家里串门，有时一人，有时两三结伴。

客人一来，锅灶前就热闹了。昏暗的电灯泡下，她们手中的毛线针穿梭往来，一圈圈毛线从未错乱。我会把小凳子挪到她们中间，静静听着她们闲谈，时不时给她们端去茶水。炉盆里的炭火燃得火红，映得每个人脸上都漾着花一般的幸福笑容。

年底琐事渐多，若是第二天需要邻居帮忙办年货——比如做豆腐泡、蒸糖糕、做山粉饺之类，前一天便要登门串门，问问人家是否有空，商量好哪家先做、哪家后做，相互搭把手效率更高。一旦去了邻居家，绝不会说两句就走。即便赶上人家正在吃饭、洗碗或洗衣，也毫不介意：一人忙活，另一人站在旁边搭话，闲聊间，干活的人也不觉得累，时间过得格外快。

母亲偶尔也会在闲暇的冬夜出门串门。我在家见不到她，便会摸黑去邻居家找。不确定她在哪家，就一家家敲门询问：“我妈妈在这儿吗？”这家没有就去下一家，常常能在堂嫂家找到她。小时候，我其实很盼着母亲去串门，这样就能跟着她在别人家玩耍，偶尔还能吃到番薯干、炸番薯片、爆米花之类的小零食。

堂嫂家离我家隔了几户人家，走大路要绕远些，还得经过门楼头。冬天天晚了，外头就没什么人了，大家不是在家烤火，就是钻进被窝取暖。还有一条小路要经过田埂，田埂白天行人不断，夜里太黑，走的人就少了。堂嫂是伯母的儿媳，还有两个比我小的女儿。那时家里的灯泡都很昏暗，我去找母亲时，往往还没看清人，就先听见她的声音了。小时候的我，只有知道母亲在哪才安心，到了晚上就像跟昆虫似的黏着她，直到串门结束，才跟着她一起回家。

串门也得守规矩，要懂得自觉。不能待到太晚还不走，若是人家已经想休息了，你还赖着喋喋不休，下次再登门，人家难免会不欢迎。邻里相处，串门也得有所选择：那些搬弄是非、心地不善的人，不必深交；那些家庭不和、婆媳夫妻常吵闹的，要少去往来；那些男主人品行不端、心术不正的人家，更不能涉足。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，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的道理得记在心里，不然串错了门，反倒坏了自己的心情和名声。

如今，人们渐渐不喜欢串门了。吃饭喝茶更爱约在外面，不是交情极深的朋友，绝不会往家里带。有事情一个电话、一条微信就能解决，无需特意见面。于是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似乎越来越淡，人际关系也变得复杂，再也没有父母那辈人那般简单纯粹的邻里温情了。



## 太阳晒

■ 季一梅

太阳晒着自己  
眉开眼笑的

我和爷爷奶奶  
坐成形态不一的植物  
一盆，一株，一颗  
毫不吝啬地打开自己  
变成一条一条

阳光梳过奶奶的麻花辫  
梳过爷爷的黑色鸭舌帽  
梳过地上觅食的小麻雀的羽毛  
梳过我的目光

树捆成一棵一棵的  
地割成一块一块的  
电线杆替成一竖一竖的  
打包在我们眼前

拾荒者翻完垃圾桶  
拍拍身上的灰尘  
把阳光一袋一袋拎在手上

## 浴火

■ 叶建芬

一场大火，燃烧，燃烧  
八百年屹立，八百年收藏  
人类艺术的瑰宝  
一夜之间成为未知的隧洞

驼背的跛脚人是否敲响一次警钟  
美丽的吉普赛女郎是否安然无恙  
维克多·雨果警示的巴黎圣母院  
从来就是劳动人民的赞歌

高高的脚手架依然仁立在身旁  
见证五年时光重建修缮  
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  
朝霞穿过彩色的玻璃窗  
抵达圣母的脸庞  
那一圈一圈漾开的光环  
正是巴黎的信仰

## 青田太鹤山“抚松石”摩崖题刻作者新考(下)

■ 朱恩贤

(上接11月24日3版)

而离任时间则较明确，据清光绪《青田县志》录文《黄中改城门记》所载“戊午夏，倭复来……明年，李侯调去，丁侯一中来代”，可知李楷是在嘉靖戊午(1558)的后一年，即嘉靖三十八年(1559)离任，由丁一中接替。

李楷在青田任上政绩颇著，《雒闽源流录》赞誉其“为学不事言说，一以躬行实践为主，故见于政事行谊，皆卓卓可纪。”上任伊始，李楷即以“节用爱人为政”。逢岁早，则“斋戒虔祷，徒步烈日中，请罪社坛，词极哀，雨立应。”此举在今天看来似为荒谬，但在古代农耕社会，主政官员烈日下虔诚请罪祈雨，实为关切民瘼的善政体现。李楷又致力革除青田“非善地不葬，非富女不娶”弊俗，使“旧风一变”。倭患既平，又兴建“心极书院”，延请名师王龙溪讲学。公余后，李楷常到龙溪居所论学求道，乐在其中。

李楷离青前夕，偶因事触怒长官分守使者，并遭诬词弹劾。幸得吏部公正处事，从中周旋，改任李楷为昌乐(今山东昌乐县)县令。有人提醒他昌乐地方复杂，不好治理，李楷笑言：“那就让我来治治吧。”于是带了两个仆人、三头骡驴，从容赴任。

### 李、杨题名混淆原因分析

尽管题记内容清晰可辨，相关史实亦确凿可考，但“抚松石”题名作者仍被张冠李戴，长期误读。推究其原因，大抵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：

其一，题记释读困难。题记采用草书，本身不易辨识，加之岩壁粗砺，致使笔画起讫不清，倍增阅读难度。旧时方志编纂者或未亲临现场详加勘察，或受限于识读能力，未能对题记内容进行有效释读，仅凭口耳相传或既有印象便仓促定论，此为产生误识的直接原因。

其二，人物籍贯牵连。李楷为江西吉水人，杨文懿书画作品多自署“吉州杨文懿”，故方志亦称其江西吉州人。吉州为吉安古称，明清时正辖吉水县。后人或因“县令来自吉州”这一笼统的地域印象，未加详辨，遂将二人混淆。

其三，生平经历相似。李、杨二人同为举人出身，都是资兼文武的县令；李楷以抗倭留名青史，杨文懿也杀过海寇、最终以抗清殉国；二人仕途均曾遭上司弹劾；李楷筑城守御倭寇，杨文懿驻金山抗击清军时，也曾筑城以资守御。生平中诸多戏剧性的相似之处，易于导致后世在记忆与传述中产生重叠。

其四，书画盛名所掩。杨文懿以书画名动天下，作品历来为世所珍，而李楷在书画领域似乎声名不显。当后人面对这方无明确作者署款的书法摩崖题刻时，心理上易倾向将其附属于声名更显赫的杨文懿，从而未加细考，便作此推断。

如今，这段悬置于太鹤山岩壁上四百余年的摩崖公案，通过对石痕字隙的释读与文献史料的对勘，终告厘清。“抚松石”题刻的署名权应交还给它真正主人——明代县令李楷，让一位有勇有谋、务实爱民的古代青田地方官员形象重新显现世人面前。



当我们再次伫立在“抚松石”前面时，眼前仿佛呈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：嘉靖乙卯的那个春日，县令李楷与士子同游丹山胜迹，微醺中为此奇石命名，并书之岩壁，以记胜会。而这幅画面，也将与他抗倭筑城、善政爱民的宏大叙事一起，永远镌刻于青田的历史记忆之中。

附记：笔者于考辨之初，误将题记中“邑侯株山李公楷饮于混元峰”之“饮”字识为“既”，又将“联步至是石，醉中”之“醉”字误作“壁”，以致文意扞格。幸蒙杭州书法史学者陈根民先生慧眼指谬，一语道破，顿开茅塞。又得青田叶金标先生提供高分辨率摩崖图片，有助精准识读。谨此一并深致谢忱。然而，题记中仍有两字溘漫未识，此外“嘉纪江”“张乙崇”等人名抑或有误读，悬疑待解，有望后来有识者续加考索，补其阙遗。